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列傳四十一

王及善 父君愕　杜景儉

朱敬則 兄仁軌從新書增　楊再思 弟季昭從新書增

李懷遠 子景伯 子彭年 景伯　豆盧欽望 張光輔 史務滋

崔元綜 周允元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氓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眞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擄敓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

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
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
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頻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
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
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贈左
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及
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
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
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
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辭而遣之高宗

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疋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
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
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
爲衞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饑及善爲巡撫賑
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
安起授滑州（新書魏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
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臥理此州以斷
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
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時御

史中丞來俊臣嘗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爲若不剿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爲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

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麻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新書景佺初名元方垂拱中改冀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卽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卽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眞僞未知卽欲

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慚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爲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爲司賓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鞫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耶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

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倹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延載初爲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倹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厤二年（新書元年則天紀神功元年）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倹

以爲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泄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葦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産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爲中書舍人李敬元所毀乃授洹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

多流言異議至是旣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旣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成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舍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

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嘗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

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埽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遴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槀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爲張易之兄弟所誣搆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

事許之（俄改成均祭酒）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集名儒撰三教珠英）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神龍元年出為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王同皎親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有知人之鑑

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敬則嘗采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葢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元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

參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敎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肅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寒鄭伯逐王申侯弒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

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元風埽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蕭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緜深懼已圖之不遠罷

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是齊晉以逆禮爲懈吳楚以犯上非魏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

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曰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當時賢者是之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為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為知人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並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

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爲天下所推神龍初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搆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干紀臣遂見危赴難翼戴興厤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啟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兇黨就戮敬則尚銜冤泉壤未蒙昭雪況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敬則祕書監謚曰元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爲孝友先生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詣京

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郞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郞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內史自宏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

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吒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

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長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郎位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宮僚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爲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

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罪衆寃之再思俄復爲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並爲司勳員外郎再思弟季昭爲考功郎中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顗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流於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溫玉爲戶部侍郎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爲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受改授

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爲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户俄以疾請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留守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

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衾以充斂輟朝一日親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

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覺生非強榦弱枝經邦

執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檢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由是停都督累遷右散騎常
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子彭年
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當時稱之開元中歷考功員外
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為
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
清列以大其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贓汚為御史中丞宋
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贓下獄
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
為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吏
部侍郎十五載元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脅授

僞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爲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卽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爲梁泉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曾祖萇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衞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又復其姓爲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衞將軍欽望則天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

秦客爲內史時李昭德亦爲內史執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並委曲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正又爲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爲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爲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爲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爲司禮卿遷秋官尚書封芮國公出爲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爲皇太子以欽望爲皇太子宮尹聖厤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太子賓客停知政事中宗卽位以欽

望宮僚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曰元賜東園祕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竝有名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辨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

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眞陰相交結敬眞自流所繡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爲人所覺嗣業於獄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眞多引海內相識冀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累至內史天授中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爲侍御史

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

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安城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新書右肅政臺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駮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爲戒豈得將爲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史臣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宮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凶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

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濟活爲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日眞宰相然乃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眞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捨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衒於故鄉無改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吏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於大用可謂具臣

讚曰及善奉職非無智力景儉當權不謂不賢雄文高

節少連爲絶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
諂媚再思祇宜遄速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列傳四十二

桓彥範 李𢘿業 盧襲秀 皆從新書增

敬暉 曾孫元膺　崔元暐 弟昇 元暐子璩

張柬之 子漪　袁恕己 曾孫德文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宏文館學士彥範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曆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宏泰占巳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

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卽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無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宏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禳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事彰天恩並垂捨宥昌宗自爲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卽不勞

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爲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時又內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邱勣來俊臣所劾破家者竝請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旣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

弟昌宗入閣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彥範及中臺右丞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並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太子從之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宮中令李湛李多祚就東宮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門彥範等奉太子斬關而入兵士大譟時則天在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幷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

鄉同休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者莫不歡叫相賀或臠割其肉一夕都盡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太子卽位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雰翳澄霽咸以爲天人之應彥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納言賜勳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又改爲侍中從新令也彥範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

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國政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

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抑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棄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敕授方術人鄭普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唯陛下少加
慎擇帝竟不納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靜郡王武三思
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彥
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爲帝所信
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讒毀彥範等
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彥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
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元暐爲博陵郡王袁恕已爲
南陽郡王竝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彥範仍賜姓韋氏令
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
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溫者即彥範之妻兄

也彥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共謀其事於是召拜
司農少卿履溫德之乃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
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爲時論所譏尋出爲洛州刺史
轉濠州刺史二年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
與韋氏姦通潛謀誅之事洩爲三思誣構言同皎將廢
皇后韋氏彥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彥範爲瀧州司馬敬
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元暐白州司馬張柬
之新州司馬竝仍令長任勳封竝削彥範仍復其本姓
桓氏是歲秋武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
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

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
元暐等教人密爲此榜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
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
等旣未經鞫問不可卽肆誅夷請差御史按罪待至準
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合據敕斷罪不可
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
人嘗賜鐵劵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
州張柬之於瀧州袁恕己於環州崔元暐於古州並終
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
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

百段瑞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族中宗以旣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並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塗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睿宗卽位延和元年並追復其官爵（謚曰忠烈）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戶元宗卽位開元六年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

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等並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嶽名書讖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常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淸廟登於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贈司徒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

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睡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泰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匄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秦城令彥範弟元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文宗開成三年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惟彥範後無聞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太平新書平陽絳州領縣無平陽誤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累除衞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咏之再遷夏官侍郎出爲泰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

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璽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新書二年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尋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戶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爲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爲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朝初暉與彥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會日群事

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翼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新書作彥範語)主上疇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三思既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凶豎弄權暉等因興甲兵剗除妖孽朕錄其勞效備極寵勞自謂勳高一時遂欲權傾四

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棄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
效猶爲隱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
之志殊難盈滿旣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
內禁潛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宮險迹醜辭驚
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靜狴牢所以久爲含容未能
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釁迹彌彰倘若無其發明何以
懲茲悖亂迹其巨逆合置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
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
州司馬恕已可竇州司馬元暐可白州司馬益員外置
暉到崖州竟爲周利貞所殺睿宗卽位追復五王官爵

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愍建中初重贈太尉曾孫元膺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爲河南縣丞

崔元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曅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元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祕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其）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祿

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淸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淸謹見稱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卻絕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已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元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爲不軌元暐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元暐弟昇時爲司刑少卿又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元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后遷上陽宮顧元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元暐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

下也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中宗
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爲祕書監元暐切諫竟不納尋進
爵爲王賜實封四新書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兼知都督事其後被累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年六十九
諡曰文獻建中初贈太子太師元暐與弟昇甚相友愛三世不異
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
養教授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頗爲當時所稱昇官至尚書
左丞元暐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爲非已所長乃不復
搆思唯篤志經籍述作爲事所撰行已要範十卷友義
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

于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開元二年詔元暐東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爲謫殁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元暐子璩東之孫悲並爲朝散大夫官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始調清源丞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年七十餘矣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厤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厤推乙巳是十

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

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
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
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翼日乙丑王
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
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
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
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
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
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

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之明驗也此四驗者竝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竝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惟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

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衰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期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若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

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誇言請所有掎
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柬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
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
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功初出爲合州刺
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鎭
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
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已來洎
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
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

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壯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算恣

情割剝貪叨刦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戸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

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於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狠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為司刑少卿還秋官侍郎時夏官尚

書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卽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

法無所縱舍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爲不能易荊楚之剽性焉又懇辭王爵不許尋爲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東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八十二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東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勳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諡曰文貞授一子官建中初又贈司徒元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啟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己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遭貶

黜流於環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己常服黃金餌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諡曰貞烈建中初贈太子太傅曾孫德文舉進士開成三年授祕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句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有甬東之歎此五王除凶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彥範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辜禍由自掇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於有唐知火在木謂無其傷禍發旣克勢摧靡當何事不㪅周身之防

新書贊曰五王提衞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𮦀牙一啟爲艷后𮦀見所乘刼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列傳四十三

魏元忠 袁楚客從新書增　韋安石 子陟　斌　斌子 況從新書增　安

石從子抗　巨源　趙彥昭

蕭至忠 宗楚客　紀處訥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眞宰初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郎出儀擧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眞宰相也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爲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擧薦爲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臣聞理天下之柄二

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畧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熠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畧談文者以篇章爲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

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
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
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
名蕘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歎祖逖擊楫而誓此
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己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
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覩
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
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嗟乎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
爲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畧身
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

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爲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因之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歎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戶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爲飛將爾時胡騎憑陵是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疎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晉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其策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略

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畧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於淮陽守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又曰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畧經畧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

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虛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茍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先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魏武之機神冠絕猶依法孫吳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算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

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卽柏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畧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昻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說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畧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元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克謝元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衆郗

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
明於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
銳志與識畧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
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
況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
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
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
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勲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為將帥
董仲舒曰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
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

為將卽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絶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結蜂聚本非勍敵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勵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

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疎賤干非其事豈欲間天皇之君臣生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罰不能行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言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勳庸傾竭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

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數年紛紜眞僞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淸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則執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

事言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元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也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僞勳之罪多於元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宏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唯狗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恐是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又曰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

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瘠官軍遠入前無所獲
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
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
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
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謂敵能鬬當以知
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
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車鉦鼓望塵卻走何取前隊
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
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
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馳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
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
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
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
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帝甚
歎異之授祕書省正字令中書省仗內供奉尋除監察
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
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
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
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

爲尚書郎徙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聽　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時敬業屯於下阿

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彊可捨必擒之弱獸趨難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

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羣烏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卽賊敗之兆也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元忠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則天以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新書貴州時承敕者將至市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傳免死先令傳呼監刑者遽停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已然始起謝觀者感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曆元年[illegible]授侍御史擢拜御史

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於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羮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辜聖厤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未幾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爲并州元帥元忠爲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爲大總管拒之拜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

大總管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然亦未嘗敗失中宗在春宮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悅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參對反復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執證元忠說初僞許之及則天召說驗問說確稱元忠實無此語昌宗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

曰說與同逆說嚴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 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中宗卽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獨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祿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

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宏益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後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陳郡

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其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義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天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藴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閒言於上

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
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
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
陽不忒風甬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
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黃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兹入道徒爲游食
此之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
代朝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
而無患禍末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
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之財
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費致
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
寳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
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
如泥高第賢良各如蜒此朝廷五失也闕豎者給官掖
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
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庭敗宋君
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
時用事大甚既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與獨有闇豎坐
升班秩旣無正關卒授員外乃盈千人縉青紫耗府藏

書言言卷三 魏元忠

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治崇崎觀應山無本石木無近庫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成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人外也官以安人非以害於人先王欲人治必選失失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人有樂君共之君七人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也無問而均一體欲今天下固躬州牧縣宰非以選上下剩自私人不聊是樂下有變而上不郵也而更員進割官非助衆斂失人今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外置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尊之欲不亂可得必峻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哉古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雖其備况員之外乎此朝不入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常官廷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人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務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危也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

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懼四年代唐休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幷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已爲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强安知禮阿母子尙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並如故元忠

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歎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爲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太子兵至元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克昇爲亂兵所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唯皇太子没爲恨耳）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爲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爲累委任如初是時三思之黨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

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於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思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

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卽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卽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協八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効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晃實封一百五十戶開元六年謚曰貞

二子昇晃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鄖國公孝寬曾孫也祖

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敕津與段達元
文都等於洛陽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
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
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郡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
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出
為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戶部侍郎琨弟璲
倉部員外郎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
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為文昌左相謂安
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
拜膳部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

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爲政淸嚴所在人吏咸畏憚之久視年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長安三年（新書二年）爲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尙書事後與崔神慶等同爲侍讀尋仰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子鳳閣鸞臺三品如故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數折辱之甚爲易之等所忌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

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宮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不宜輕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鑾駕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登時為之迴輦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敕付安石及夏官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歲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為中書令封鄖國公以賞為宮僚賜實封三百戶又兼相王

府長史俄轉戸部尚書復爲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睿宗踐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主屢使子壻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

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聽之乃構飛語欲令鞫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壻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出爲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

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温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等往在先朝幽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朋黨比周闕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倉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款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別駕嗣立可岳州別駕彥昭可袁州別駕

並員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已赦符下州徵贓安石歎曰此祗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謚曰文貞二子陟斌並早知名

陟字殷卿代爲闕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幷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閤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祕書太常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遊其

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後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

名授腳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以蔬穀麥以烏羽擇米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

要覘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兼本道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又改陳留採訪使復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採訪使十二載入考在華清宮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拾遺吳象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溫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韋元志證之陟坐貶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

會祿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臥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卽位於靈武起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

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糺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

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以質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

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 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
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眞卿代授吏
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
行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爲絳州刺史乾元二年
入爲太常卿呂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
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
河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
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
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陟
早有台輔之望閒祕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

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殁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宏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者詢謀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慎固而兕胡殘醜竊遁河洛命居陝虢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

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殁良深震悼升車而復以申三讓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尙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尙書顔眞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以成上下當有闕文謚字）忠孝主客員外郞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陟子允

斌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尙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栗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鞾亦不失恭）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

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婿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祕書丞
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
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爲中
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
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
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大夫斌授五
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縉爲
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
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
卒及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祕書監子兄少隱王
屋山孔述睿

稱之及逮睿以諫議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名半載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沖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咸重其風操

安石兄叔夏別有傳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

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景雲初爲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爲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右臺御史中丞入吏詣闕請留不許因立碑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爲益州長史四年入爲黃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畧不爲寇所

憚在路遲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爲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郡時人榮之尋以薦御史非其人出爲安州都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爲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爲刑部尚書尋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產業及終喪事殆不能給元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輿遞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抗爲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爲判官及度支使其後昇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云昇卿

涉學工書於八分九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俄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於邊他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般等皆一時選云

巨源周京兆尹總曾孫也祖匡伯新書貞伯誤襲祖爵鄖國公入隋改封舒國公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則天時累遷司賓少卿轉司庫卿文昌右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文案下符剝徵雖爲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爲麟州刺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賓客再爲神都留守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進封郇縣伯時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時安石爲中書令以是巨源近屬能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叙爲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等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實封數千戶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巨源以爲穀稼雖被澇沈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頗多流散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

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工
圖其狀以示百僚仍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官母妻
各加封邑時中宗旣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
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雊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
韋皇后繼叙源流佞媚官僚疑其開導以踵則天時有
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
右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謬說符祥朋黨
取媚識者嗟憤景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
未幾又拜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
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同祝欽明

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爲亞獻巨源爲終獻
又以大臣女爲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命巨源逃匿
巨源曰吾國之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爲亂
兵所殺時年八十睿宗卽位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太常
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戸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
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
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
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協故邕以
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謚爲定邕又駁曰夫古之謚
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奬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

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闇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貰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暗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

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旣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豕皇孫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迹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竟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盡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謨上官昭容紿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溫之足楚客

附巨源之耳梟聲遠發狠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轄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沈雖無菽粟蠶桑織紝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曆輝負邱山

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並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新書贊曰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摧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薮后豔主以忝譖搣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

趙彥昭者字奐然甘州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爲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彥昭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調爲南部尉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為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彥昭而往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新書作貶歸州下為政清嚴將士已下皆重足股慄又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入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彥昭素與郭元振張說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說等稱彥昭先嘗密圖其事乃

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戸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彦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於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暫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彦昭之爲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

蕭至忠祕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爲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偶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

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問當時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郎擢拜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僚震悚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侍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保有四海貴爲

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而止尋轉黃門侍郎新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淩遲卒由於此項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

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卽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曰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卽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於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

之請賣官利巳讟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
輕恩賞彌數險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
難而斂分邱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
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
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
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
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
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

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閒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孫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

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無詖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卽位景雲初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爲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卽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封酇國公是歲至

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元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戶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姊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

至忠雖清儉克己然簡約自高未能接待賓客所得俸祿亦

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是頗絕聲望矣元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新書贊曰異哉元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干利失之則遂利以喪賢婣黜后挾寵主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歎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矣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於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歟

宗楚客者字叔敖蒲州河東人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宏農太守梁亡入隋居

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則天從父姊之子也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泰客垂拱中諧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內史弟晉卿典羽林兵後與楚客及弟晉卿並以姦贓事發配流嶺外泰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陜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封郢國公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在誅三思後拜案新書紀同當從新書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旣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鄠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

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迹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呼爲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景龍二年十一月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從忠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
微效涓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
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
無限醜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送
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
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
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
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贓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
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
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

差三司推鞫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鯁作色而進自言以就性忠鯁被瓌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瓌與楚客等結爲義兄弟以和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及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不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爲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狄悍與吐敦不和今吉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爲州兵所及吐敦所會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干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與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

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系僚埶歟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麻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義大夫識者以楚答等歎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諮語其黨日始吾在畢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筲卿髭貌雄偉聲如鍾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仁之官苑閣廡內外衆作無不總闕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爲人魁岸髯長數尺）娶武三思妻之姊（縱使通三思）由是累轉太府卿神龍中嘗因穀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斯應帝以

為然降敕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與楚客並同三品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伏誅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則天在位巳絕綴旒韋后司晨前蹤覆轍當是時姦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晉卿處訥等讒諂並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

贊曰為唐重臣食唐重祿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三